

心香一瓣

■王登承

母亲的一生,是一部充满苦难与坚韧的史诗。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母爱,什么是责任。她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爱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铁轨、米袋与生命的重量

母亲总说自己是稻穗命,在风雨中茁壮成长,成熟后却不得不低头。1947年深秋,母亲降生在许家村,就是现在浦阳镇的桃北新村。母亲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书包里永远装着年级第一的成绩单和半块硬邦邦的番薯饼。许家村的小学,是她梦想开始的地方。破旧的教室,昏暗的灯光,都挡不住她对知识的渴望。

在萧山二中就学时,她梦想自己能考上大学,做一名人民教师。然而,家里兄妹七人,贫困像一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辍学那天,她蹲在村口的晒谷场,用树枝在黄泥地上反复描着“三角函数”几个字,直到夕阳把字迹晒成金红色。那片晒谷场,成了她梦想破碎的地方,也是她坚强的起点。

二十岁那年,她嫁给了在上海当兵的父亲,便住到了父亲的故乡欢潭村,开始了独自撑起家庭的重担。父亲远在上海,每年只能在父亲探亲时见上一面。我们姐弟四人的出生,她独自经历了分娩的痛苦,又独自抚养我们长大。昏黄的油灯下,她缝补衣服,手指被针刺破,血滴如花;田间地头,她教我们播种、施肥、收割,每一寸土地都留下她的汗水。

1975年,父亲复员到萧山县城,母亲带着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县城的生活并不容易。她挖隧道、翻黄沙、挑围垦、做搬运工,双手磨出血泡,衣衫被汗水浸透。

石英砂厂的夜班钟声总在十一时敲响。我蜷缩在车间角落的麻袋堆里,看着母亲戴着纱布口罩,在飞舞的硅尘里弯腰铲沙。她的蓝布工装后背总是湿了又干,结成片片盐霜。三班倒的间隙,她会带我去城郊荒地挖马兰头,沾着露水的野菜在铝饭盒里煮成青黑色的糊糊,她却总说自己爱吃菜汤。

因为母亲是农村户口,我们四姐弟也跟着她在农村落户。在当时,家里仅有父亲一人有粮票,为了我们的口粮,母亲不得不利用休息时间回欢潭老家种水

稻。等到收割后,又要一次次回去把稻谷碾成米,蚂蚁搬家似的把大米一袋袋搬到县城的家里。记得有一年深秋,母亲领着我回老家取米,我们步行十多公里到浦阳站坐火车回萧山,由于赶了一天的路,回程的路上母亲睡着了,等她惊醒时列车已经驶出了萧山站,不得已我们只能在下一站长河站下车。

下车后,打听到要第二天上午才有回萧山的车次,而母亲第二天早上七点就要上班了。无奈,母亲只能牵起我的手,挑着一担六七十斤的米,在半夜一点的深夜,沿着铁路边的窄窄小道,一步一步走回县城。每次火车经过,母亲都会停下来紧紧把我拥在怀中,火车发出的隆隆巨响吓得我瑟瑟发抖,随之而来的强劲气流吹得我们东倒西歪站不住脚。

没一会儿,也不知是累的还是吓的,我就走不动了,坐在地上大哭。母亲赶紧把米担子放在地上,心疼地抱起我往前走,走一段路后,她把我放下来,再转回去挑米,把米挑到我跟前后,继续抱起我往前走,就这样周而复始。黎明前的铁轨像彗星不到尽头的河。母亲在月光与黑暗的交界处来回折返,怀抱与米袋交替着丈量归途。

当父亲的军大衣出现在晨雾中时,母亲肩头的补丁已被扁担磨破,露出渗血的皮肉。那担雪白的新米后来熬成粥,在姐妹们满足的咂嘴里,母亲偷偷舔着搪瓷碗边凝固的粥皮。

铁轨上的月光,是母亲生命中无法抹去的印记。那夜的月光,冰冷而刺骨,洒在母亲肩头的米袋上,洒在蜿蜒向前的铁轨上。她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瘦弱,却承载着无尽的力量。每一步,都是对生活的抗争;每一滴汗水,都是对爱的诠释。

后来我们都长大成家立业了,家里的日子也好许多,但母亲的晚年依然过得很清苦。特别是父亲退休后,为了自己的爱好给人治疗烧伤烫伤,不仅搭上了退休金,还会被一些没有良心的病

人以没有行医资格要挟讹诈,每次都是靠花钱消灾。母亲多次劝父亲放弃,但父亲始终不听,她只能默默忍受。

为了省钱,母亲不仅到山边开荒种地,还把收获的蔬菜农作物拿到市场换钱,自己常年以酱菜、咸鱼等下饭,经常吃冷菜剩饭,过期甚至霉变的食物也舍不得扔,都是洗一洗或加热一下吃进肚里。她的节俭,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她的爱,无声而深沉,如同月光下的铁轨,默默延伸,却从不曾中断。

2012年11月1日,母亲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其实在这之前,母亲不舒服快半年了,她先是莫名地肚子疼,后来是腰酸背痛,去医院做了胃肠镜,但查不出原因,后来母亲便一直躺在家里,父亲也不闻不问。

那一年刚好我在“文明幸福办”挂职,工作很忙,很少回父母家,直到我妹妹告诉我母亲生病的情况,我赶紧联系了医院的朋友,给母亲安排了检查。我陪着母亲走进核磁共振机房,不一会儿,朋友便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得了绝症。我放下电话,号啕大哭,顾不得医院里来来往往的行人,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与痛楚。

考虑母亲剩余的时日不多,我们选择了隐瞒病情。她只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却从未怀疑过那是一场无法挽回的绝症。她的坚强与求生欲,成了她最后的生命之光。

在医院的核磁共振机房里,母亲安静地躺着,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安,却依然保持着对生命的信任。检查结束后,医生私下告诉我,母亲的病情已经无法挽回。我强忍着泪水,回到她身边,故作轻松地告诉她:“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吃点药就会好。”她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释然的微笑,仿佛相信了我们的谎言。

回到家后,母亲的病情逐渐加重。她的腹部开始肿胀,疼痛让她无法安睡,但她从未抱怨过一句。她依然每天早起,试图像往常一样操作家务,尽管她的

脚步已经变得沉重而缓慢。她的坚强,让我们心痛不已,却又无法告诉她真相。

直到有一天,她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陷入了肝昏迷。我们将她送进ICU,医生告诉我们,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昏迷的过程中,母亲偶尔会短暂地清醒过来。每一次清醒,她都会紧紧抓住我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还没好,我们再去医院看看吧。”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对生的渴望,仿佛她依然相信,只要坚持治疗,就能好起来。

在ICU的那段时间,母亲一直大口地尽力呼吸着,仿佛在与死神争夺每一分每一秒。她的呼吸声沉重而急促,每一次吸气都像是在用尽全身的力气。她的脸上布满了汗珠,但她的眼神依然坚定,仿佛在告诉我们,她不会轻易放弃。

直到最后,她的力气终于耗尽,呼吸渐渐变得微弱。她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一丝安详的笑容,仿佛在告诉我们,她已经尽力了,可以安心地离开了。她的离去,平静而安详,仿佛一场漫长的旅程终于走到了终点。

母亲离开的那天,是2013年1月9日,恰巧是我妹妹的生日。送别那日,妹妹的生日蜡烛在灵堂轻轻摇晃。我忽然想起那个铁轨上的深夜,月光把母亲的影子拉得很长,仿佛要延伸到时光尽头。母亲最后的时光,充满了不舍与遗憾。她的记忆,被癌细胞啃噬,却始终记得我们的名字,记得提醒我们添衣加饭。她的爱,如同月光下的铁轨,永远延伸在我们的记忆里,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母亲的一生,是一部充满苦难与坚韧的史诗。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母爱,什么是责任。她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爱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我时常会想起母亲,想起她那温暖的笑容,想起她那粗糙而有力的双手。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母亲的爱都会像月光一样,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湘湖诗会

■朱超范

乙巳清明有咏

其一

岂无春色映郊原,草木葳蕤便觉繁。
九陌芳菲谁会意,千家车马自销魂。
恰驰旧雨吟诗句,未试新烟把酒尊。
今日牧童何处有,清酤孰去杏花村。

其二

节物相逢便啜莺,堆烟柳色近清明。
月随孤梦何时尽,春老多愁触处生。
水暖池塘应有信,风柔巷陌岂无情。
离骚欲想依公暇,一举芳樽一座倾。

其三

东风何必乱飞花,白首空看镜色华。
随俗依然人扫冢,思乡颇复客还家。
放怀莫厌桑蹊窄,缓步难逢麦垄斜。
可惜韶光皆入眼,一规声里碧云遐。

其四

拂面和风非独来,清明纤雨洗尘埃。
忧时感物依修禊,怀古思乡仍举杯。
一世光阴随梦境,三春消息羨诗才。
江山信美皆吾土,何必东君费剪裁。

其五

凭阑无语岂藏机,一望青山抹翠微。
改火非关传夜烛,禁烟不涉试春衣。
能随细雨梨花放,会趁东风社燕飞。
翫胜谁堪长继继,且衔村酒送斜晖。

蜀山行吟

■潘开宇

风起时,贺知章将镜湖的波纹

写进诗里

从此诗也变得氤氲

伴着草书的纵横

乡愁被描摹得回肠荡气

以金榜题名抵达长安的繁华

五十余年宦游

传奇与经典

比如金龟换酒

比如吴中四士饮中八仙

以荣归故里告别盛世的年华

那条回乡的路

八旬老翁必定走了很久

饮尽长乐坡的离酒

一醉一回颠

行囊中诗篇的墨香

便散入了故乡的烟火

千年后,我在蜀山

翻寻他行囊中的诗篇

五言或是七绝

看一株柳枝的细叶

如何走进二月的春风里

或者无风的夏日

雾散后,白云若隐若现

中流的茭荷

在时光中延伸出

会稽山嵯峨绵长的故事

而东园桃李花开

在知章小学的琅琅书声中

春意正浓

湘湖新苗

■王千原

想念桂花

每年秋天,杭州就掉入了桂花酿的酒坛子里。有人说,某些花的香气会让人情不自禁地走过去。但我觉得桂花的香,香得是毫不客气,直接把我拽了过去。

桂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人开始栽培桂花,福建省浦城是桂花的主产地。桂花的树姿优雅挺拔,树冠圆滚滚的,它的叶子是椭圆形的,摸上去很薄但很坚硬。花朵藏在叶片中间,通常由四个花瓣组成,就像小星星从天上掉落下来,落到了叶片之间。

对于杭州人来说,桂花是我们的掌上明珠。桂花是杭州的市花,牢牢占据杭州秋天的C位。全国共有100多种桂花,杭州就有70多种呢!目前杭州约有183棵百岁以上的桂花,其中500岁以上有17棵,树龄最大的有1500多岁。

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桂花的元素被多角度呈现。加油助威的“桂花鼓”;引导员入场的“桂花裙”;场馆上空飘散的“桂花雨”;场地内散发出阵阵浓郁的桂花香……都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桂花盛宴”。

从古代到现代,有许多文人墨客在“桂花”这个主题上写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比如王建在《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中写:“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柳永在《望海潮·东南形胜》里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到了现代,《桂花雨》的作者琦君在自己的老家摇桂花,下起一场“桂花雨”,她说桂花的香气前后十几家邻居都能够闻到。

虽然去年的秋天已经过去,但桂花还在我心中绽放!

夜航船

■孙道荣

她的手里,永远拿着东西。多是快递盒,各种各样的快递盒,有的是硬纸盒,有的是快递袋,有的是气泡袋,还有的是泡沫箱。小的,可以一手拎几个,大的则要用双手去搬。她的手上,永远有拿不完的快递盒,难得看到她的手是空着的。

她是我们小区的快递员,在小区里开了一家快递驿站,不管是哪个快递公司的,也不管是从哪儿寄来的,进入这个小区的快递,都先进入她的驿站,再进入每家每户。每次我收到短信,去驿站拿快递,几乎都能看到她,不是在忙着挨个给每一个快递包裹贴编号上架,就是帮业主找快递。她弯腰在一大堆快递盒中翻找的样子,就像一个被灰旧的工作服包裹着的蜷缩的快递员。

有时也能在小区的路上碰到她。她无法认识每一位小区业主,但大部分业主却都认识她,只要是收到过快递的。她向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微笑,或点头,因为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她的快递驿站的客户。在小区路上走着的人,要么是回家,要么是出门,她不一样,她是上门送快递。有的快寄包裹太沉,

闲坐烹茗

我好似看到一个荒诞的画面:自己正手持钓竿,在热浪滚滚干燥的沙漠,满心期待地等鱼儿上钩。一个在撒哈拉沙漠钓鱼的老师,怎可能带学生去海洋的深处潜水呢?

在撒哈拉沙漠钓鱼

■陈冉

不知道,是内在的天赋特质成全了我,还是世俗的人生追求唤醒了潜力,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推动,我脱下白大衣,走上了三尺讲台。

课堂,是一方舞台,每一次开口,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内容。有时,我急于将自己亲历的经验体悟,灌输给听者,想为他们规避掉人生的风险。有时,我会沉醉于那些从唇齿间奔涌而出的漂亮辞藻,觉得自己睿智而有学识。有时,因某个不太合宜的互动而自责,用心盘算下次如何弥补。终究,分享的快乐,多过口舌燥的烦恼。成为活的教材,是我心之所愿。

然而,台下清澈的眼眸中,偶尔流露的迷茫,使我停下脚步观望,我发现,整日里滔滔不绝地讲述,让我那能说会道的优点,正逐渐演变成好为人师的缺点。

我的忧虑,随着岁月的推移,也与日俱增。我常担心,课堂不精彩,讲课没有

感染力,更担心的是,我不能与时俱进,我怕自己有限的认知,不经意间,将学生带去撒哈拉沙漠钓鱼,不光无功而返,还会浪费他人的宝贵光阴,误人子弟。

这一路的多讲多说,究竟是在为学生铺就前行的道路,还是在编织一张自我满足的网呢?我发现,我的这个求证行为,也有在撒哈拉沙漠钓鱼的意味。被看见,是人的本能愿望,但执着于他人目光的见证,是一种心理上的匮乏,一以贯之不觉知,会成为一种病态的依赖,失去自我的内在力量。

而我的独一无二,我的无法复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需证明。活好人生的头件大事,是了解自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这是一条孤独的修行之路,不需要他人证明,也无需与自己抗争。证明与抗争,都是很耗能的事。《巴菲特给儿女的一生忠告》中提到,巴菲特“不因为自己的好恶左右孩子们的判断,他更多的时候只是

一个守护者,而不是一个领路者。”神如巴菲特,面对自己最爱的儿女们,都不做教导与引领,智识普通的我,还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做他人的“老师”呢!遇到人就寒暄,逮到人就说教,若是有人主动求助,更是机会难得地施救……想到这儿,我为自己在他人口沫横飞地喋喋不休,感到汗颜。

作家三毛,对撒哈拉沙漠有着特殊的感情。离开都市的喧嚣和纷扰,在广袤、神秘,充满了原始气息的撒哈拉沙漠,三毛找到了内心的宁静与自由,也从中获得许多创作的灵感,体悟到荷西对她热烈深沉的爱。但,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里,没有鱼。

我好似看到一个荒诞的画面:自己正手持钓竿,在热浪滚滚干燥的沙漠,满心期待地等鱼儿上钩。一个在撒哈拉沙漠钓鱼的老师,怎可能带学生去海洋的深处潜水呢?这份内心的疑虑,终于让我看穿迷雾。我决定放下和行动,从不

略”地笑着,嗒声嗒气地喊着:“妈妈,快一点嘛,再快一点!”她推着平板车,加快了步伐,平板车的轮子,与地面摩擦发出的声音,与女娃“咯咯”的笑声相呼应。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一点也不觉得车轮的声音刺耳难听,它就像是专为女娃的笑声打节拍的,和谐,好听。

昨天我去驿站拿快递,她像以往一样,埋头在整理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快递,女娃在一旁顾自玩耍。我刚找到快递,忽然听到一阵孩子的哭声,原来是女娃摔倒了。她从快递堆中直起腰,对女娃说:“自己爬起来。”女娃自己爬了起来,抽抽搭搭地走到了她身边,张开双手。她看了女娃一眼,摇摇头,“乖,我要是能腾出一只手,我就能抱抱你了。”

女娃自己止住了哭泣。她继续弯下腰,整理快递。

那一刻,我真想走到女娃身边,抱一抱她。



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